

文化
陇南



编者按: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,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。陇南这片充满历史底蕴的土地上,孕育了无数杰出的文化人物。陇南市融媒体中心在《陇南日报》、陇南电视台、“新陇南”客户端、陇南发布微信号、视频号、抖音号等平台统一开设《文化陇南·人物志》专栏,讲述他们与陇南共生共长的人生故事,探讨陇南文化根脉对他们的滋养和他们对建设文化陇南的贡献,为增强地方文化自信助力。本期人物志首推从陇南西和县走出去的为师典范、学界楷模——赵逵夫。



赵逵夫：
滋兰九畹
——
一生未悔



— 第 3 8 期 —



赵逵夫：陇南西和人，西北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国家重点培育学科“西北师大中国古代文学”学科带头人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业务负责人。先后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、国家级教学名师、甘肃省道德模范、“2017感动甘肃十大陇人骄子”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目前已出版《屈原探幽》《屈原与他的时代》《古典文献论丛》《滋兰斋文选》《先秦文学编年史》《牛郎织女传说研究》《七夕文化透视》等数十部著作，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《文学评论》《文史》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，主持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（两项）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、甘肃省哲学社科项目等。

●文/图 本报记者 李荃 尚敏贤 李北

西北师范大学校园里，年过八旬的赵逵夫教授步履如风。他总是一身笔挺的中山装，腋下夹着泛黄的古籍，穿过枝丫渐绿的林荫道，走进文学学院的教室。这位精神矍铄的老者，已在讲台上坚守了半个多世纪。

1942年，赵逵夫出生于甘肃陇南西和县的一个书香之家。父亲名赵殿举，字“子贤”，取自《离骚》的“举贤而授能兮”，是当地颇有声望的学者，父亲对屈原的推崇，潜移默化中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热爱古典文学的种子。

“小时候，父亲常讲屈原的改革精神和家国理想，还教我背诵《离骚》。”赵逵夫回忆，那些泛黄的书页和父亲对学问的执着，早已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里。多年后，他选择将书房命名为“滋兰斋”（源自《离骚》“余既滋兰之九畹兮，又树蕙之百亩”），既是对育人工作的执着与喜爱，亦是对父亲精神的传承。

1967年，赵逵夫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武都一中任教。1979年，考入西北师范大学（时称甘肃师范大学）攻读硕士学位，正式踏上学术研究之路。他具有扎实的音韵、文字、训诂功底，也有深厚的文学理论素养，长于目录、版本、校勘之学，将传统和现代方法结合，在中国古代文学、古典文献学、氏族历史、宋前戏剧史、甘肃地方文化等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。

尤其是他的《屈原与他的时代》等著作，通过全面深入的研究，清晰而又立体地展现了屈原活动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，有力地回应了“屈原否定论”者的质疑，维护了我国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。

庄子曾言：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”赵逵夫以毕生求索印证此道，其学术人生不断突破书斋的藩篱。

2010年，一本名为《西和乞巧歌》的著作从香港走向世界。这部装帧质朴的书籍收录了200多首流传于西和的乞巧歌谣。这些歌谣的发现与整理，源于赵逵夫的父亲赵子贤先生。受“新文化运动”的影响，赵子贤非常重视西和县民间歌谣。1936年，他带着学生深入乡野，用糙纸手记下了少女们对月祈愿的歌。

“地方文化是根脉。”赵逵夫在多年后这样总结父亲的心志。随着国家对民间文化越来越重视，赵逵夫决定接过父亲的“担子”，将这一地方民俗推向学术视野。

多年来，赵逵夫陆续出版《西和乞巧节》《中国女儿节：西和乞巧文化》《牛郎织女传说研究》《七夕文化透视》《主流与分流——牛郎织女传说和七夕节俗的传播与分化研究》《七夕节日志》等专著，并推动西和“乞巧节”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成为中国首个以县级行政单位入选的七夕相关项目，被誉为“中国乞巧文化的活化石”。

同时，他积极推动学术成果转化，多次参加“中国（西和）乞巧文化高峰论坛”，与海内外学者共同探讨七夕民俗的现代意义。

如今，每年七夕夜，西和县的少女们都会身着传统服饰，在“巧娘娘”神像前吟唱。而她们也将“女子能顶半边天”的时代精神融入歌谣：“银河星光照书窗，巧手织就新梦想”“不靠天公赐福缘，自立自强奔康庄”。

除了乞巧文化，赵逵夫对陇南民族文化、早期秦文化的研究同样深入。1991年，他主持的《西部文化与氏族渊源》是国家社科基金项

目，首次系统论证了氏族作为中国本土民族的历史地位。为收集资料，他实地走访了四川平武县、陇南文县铁楼沟等地，记录氏人后裔的口述传统。

“越是地方的，越是世界的。”这是赵逵夫常挂在嘴边的话。他认为，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与现代文明的对话。

在学术方法上，赵逵夫以“通盘研究”著称。面对课题时，他主张必须“竭泽而渔”地搜集材料，全面梳理解读后再得出结论，这种严谨态度贯穿其研究生涯。

他的书房“滋兰斋”里，一盏台灯常年亮到深夜。书架上，《屈原与他的时代》等专著整齐排列，许多著述都填补了本研究领域的空白。

“做学问得像打井，认准一处，掘到泉涌为止。”赵逵夫的书桌角落堆着成捆手稿，其中一份《先秦诗歌编年集考》已经修正了二十余年。

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浩教授称他为“学院的定海神针”，他感慨：“赵老师没有节假日，除夕夜也在工作。他的勤奋让我们明白，学术不是职业，而是事业。”

五十年来，赵逵夫培养的博士生中，多人已成为高校学科带头人，他自己也是国家重点培育学科“西北师大中国古代文学”学科带头人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业务负责人。

在学生眼中，赵逵夫是“学术严师”，更是“人生导师”。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田有余清楚地记得，老师常在深夜打来电话，只因在古籍中发现一条与他论文相关的线索。当他捧着老师的藏书回来，发现书页边密密麻麻的批注全指向自己的论文方向。

“先生像一位老父亲一样，时刻关注着每一位学生的发展”，田有余副教授说。

这种“孜孜矻矻”的治学精神感染着一代代学子。“赵老师常说，学术不是为发表论文，而是为解决问题。”初入师门时，一年级博士生白晓雪总是因为课题进展缓慢而焦虑。

赵逵夫察觉后，默默从书柜翻出一本《礼记》递给她：“读书如种田，急不得。”那一刻，白晓雪感受到的不仅是赵老师学识的厚重，更有长者的温情。

这温情，源自赵逵夫对“师道”的理解。他认为，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，更是传递精神。

如今，赵逵夫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节奏，每天早早起床，读书写作至深夜。谈及健康，他淡然一笑：“既然选了这条路，便只顾耕耘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更多人接棒，我能做一点是一点。”

对故乡的深情，贯穿了赵逵夫的学术生涯。他走访陇南的乡镇，挖掘氏羌文化渊源，整理甘肃历代诗歌，推动地方文化焕发新生。

“陇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，这里的历史文化资源值得年轻人深耕。”他鼓励学子以文化自信建设家乡，“炎黄与氏羌文化在此交汇，每一寸土地都有故事。”

夜幕降临，滋兰斋的灯光依旧明亮。赵逵夫伏案校对着新书稿，案头摆着一本泛黄的《西和乞巧歌》——那是父亲的手迹，也是两代人文化使命的接力。

从家学到天下，从书斋到田野，赵逵夫用一生诠释了何为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”。